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孔廣枚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宛委餘編四

史記厲王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魯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厲王奔於彘諸侯奉和行天子事十四年而厲王死

太子立共和復歸於衛正義引而闢之曰衛釐侯卒於周宣王四十二年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弟和襲共伯於墓自殺和立是為武公年歲不相當以史記所引為是也莊子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云共伯名和脩後宣王立共伯復歸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餘俱與魯連同又竹書紀年云共伯和于王位又似可據然所謂衛州共城縣者兩漢方有之則魯連亦似贋書也

襄沔記稱襄陽城内刺史宅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

齋造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按梁武帝破臺城後昭明始生未幾即立為太子何甞出督襄陽文選乃東宮所編次於襄陽亦無關也常熟虞山福地俗名李王宮七星檜甚奇中有臺志以為昭明太子讀書臺檜乃昭明手植葢亦此類

太白詩有云堯幽囚舜野死按續述征記云小城陽城在陽城西南半里許俗云囚堯城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末德衰為舜所

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得與父相見也萬章所謂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又史通云蒼梧人風俰劃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歷其迹況以萬乘垂歿之年而堪巡幸其國兼復二妃不從孤魂溘盡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又述異記朝歌有獄臺相傳為禹囚舜之宮韓非子

云舜逼堯禹逼舜蓋自昔有此種議論矣
曹大家云臯陶之子伯益也仲長統昌言秦益後益即
臯陶子也按臯陶之後封於六秦趙皆伯益後竹書紀
年禹薦臯陶於天三年先卒始薦伯益而左氏所稱臯
陶庭堅不祀之説恐益非臯陶子也
女國無男子照井而感孕生必女子説已近怪矣玄中
記所載殷太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絶糧不能
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二子從背脅出是

為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

宋謝鳳子超宗宋孝武嗟賞其才曰超宗殊有鳳毛洪景盧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温曰大奴固自有鳳毛以為始於此然不若超宗之切也王嘉拾遺記稱青鳳吉光裘事亦在桓温語後恐鳳毛別自有出處不可曉

舊唐書云李宓率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軍施馬足陷橋為閤羅鳳所擒新唐書因之云宓敗死於西洱河通

鑑所紀則云十三載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深入被擒全軍皆没高常侍集詩序則云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楊公董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賊往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於長安君子以是知廟堂使能而李公效節因賦是詩宓蓋歸至長安未嘗敗死其年又非十三載也

賢臣刻名於琬琰故名琬琰録竹書紀年云后桀命扁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焉曰琬曰琰桀愛之

斵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則琬琰之刻非佳事也又云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則妹喜以棄而亡國非以嬖而亡國也又國語曰妹喜比伊尹妲己比膠鬲

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為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錢鏐歷事唐及梁唐雖奉正朔而寔三改元一曰天寶見明慶寺院羅尼幢崇化寺尊勝幢吳氏十五始發願文二曰寶大見九里松導勝幢衢州思馬墓誌三曰寶正對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洪氏記之甚詳然則安重誨之所以削其爵蓋為此也

賈誼過秦論兒良王廖杜赫甯越呂氏春秋云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後呂氏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又云孔

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年人也世説云鞭撻甯越以立威名當是一隱而賢者

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而亦有不盡然者宋慶元中一歲五次月食有十七夜十八夜二十夜二十一夜者其後至一歲八次月食仍不拘望此尤異也

漢廷尉主刑獄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别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詔獄水司空掖受秘獄暴室請室

居室徒官之名而京兆及長安萬年二令各有獄漢儀註獄二十六所光武悉省之其最大者廷尉司隷洛陽獄也今我朝刑部都察院各有獄如廷尉大理止為平亭之署錦衣衛有獄如司隷其餘五城兵馬司順天宛平大興俱各有獄非人主理官之獄也

條脫臂飾也見真誥萼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周處風土記作條達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相贈遺繁欽定情篇又作跳脫云何以致契闊

繞腕雙跳脫蓋一物而三名傳寫之誤也
僧寺言精舍王觀國謂晉孝武帝奉佛立精舍於殿内引沙門居之以為始此非也本見佛經蓋佛所居竹林曰精舍晉武因之耳觀國又引後漢包咸劉淑檀敷傳儒者立精舍講授吴曾引江表傳于吉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符水按謝承後漢書趙昱請處士綦毋君公楊奇於緱氏界周磐自重合令還張奐在扶風俱立精舍教授蓋精舍不惟釋門儒與道士俱可用但不宜用之

俗地耳

女墻見左傳襄公六年注廣雅睥睨女墻也釋名曰言其甲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虛牝壑中之窟穴也大戴禮以丘陵為牡谿谷為牝博風屋翼也見儀禮士冠禮注疏

小說有齊諧記見莊子齊諧志怪者也虞初志虞初漢武帝時小吏衣黄乘輜采訪天下異聞夷堅志出列子云夷堅聞而志之唐華原尉張慎素已有夷堅録張瑞

義貴耳集云夷姓堅名也酉陽雜俎小酉山石穴有書千卷諾臯記有引梗陽巫臯事者遁甲中經云住山林中呪曰諾臯太陰將軍蓋諾臯乃太陰之名太陰乃隱神之神也

語云鴈門紫塞地皆在北今人稱北為鴈塞則非也荆州記鴈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鴈飛翥至此即回翼唯一處稍下每鴈飛達則矯翮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鴈塞地在蜀漢間

三秦記云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齊地記云不夜城在陽廷東南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異之也按班史云有如日夜出當是時城方成耳

廣州記云廳梁上畫五羊云高固為楚王相五羊銜穀萃於楚廷故圖其像為瑞番禺雜記則云廣州昔有五仙騎五羊而至遂名五羊按五羊銜穀楚廷却不當以此名廣州也番禺雜記似有理

蜀人見驚異者必曰噫吁嘻晉音尊者曰咄左右應曰

啫故太白蜀道難表聖休休亭記用之宋玉之些子雲之欵乃皆方音也欵乃音襖藹湘中人泣舜之餘聲也

陸璣草木疏若可按酒梅宛陵詩多用案酒字今俗云添案蓋出此也

古詩多用流黄機環濟要略云間色有紺紅縹紫流黄流黄蓋機中所織綵色耳

詩既醉之章釐爾女士注云女有士行也今世俗語凡畫美婦人皆曰士女

丈夫按禮疏曰丈尺曰丈男子成人之極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弘教也愚恐夫字訓在先膚字訓在後未必爾也

趙岐注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追鐘紐也蠡絕也趙希鵠辨以爲非曰追琢也詩曰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蠡剝蝕也今人以器物用久而剝蝕曰蠡追蠡者禹之鐘款文追起處剝蝕也此語大似有理

余見前輩詩語稱罘罳及余時有所作詩俱似殿閣簷角網按段成式云士林間多呼殿榱為復護雀網為罘罳其識誤如此漢書文帝紀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崔豹云罘罳屏也復也臣朝君至屏所奏之事於下顔師古則云連闕曲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然一曰屏劉熈釋名曰罘罳在外門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按作簷角網不應獨災而不及殿宇第所釋之義終未明耳而罘罳二字形類罝網又杜詩罘罳朝共落則唐

時士大夫真以為護雀網矣又古今注云罘罳復思也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闕殿舍皆有馬郡國前亦樹之然則今之照墻也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至不能得其數以為疑獨黄美引史記載秦始皇上泰山立封祀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語可證千古之誤

王建通正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改明年為天漢元年國

號段明年十一月祀昊天上帝圜丘大風拔木改元光天仍稱大蜀見檮杌正史不載聊記於此

蜀檮杌記王衍十四年俳優有唱康老子者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落拓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容悴而卒樂工歎之因為此曲又名得至寶按樂府雜録亦云康老子者嘗與國樂狎蕩家偶一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至寶是氷

蠶絲所織暑月陳於座一室清涼即酬千金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康卒樂人歎之製此曲亦曰得至寶又曰得寳子然則得寳子之名樂府方備唐英亦未能詳也

市曰市井風俗通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恐未必然或曰古者九百畝為井田因井為市故云然又有鄉井閭井之説則以其居近共井而飲也豈在邑稱市在野稱井歟

令自御前以至諸王鹵簿皆有誕馬誕字義不可考程大昌以為袒馬義取有馬無鞍如人裸袒之袒也引宣和鹵簿圖誕馬用色帛周果一方氈蓋覆馬脊不施鞍為證理或近之然有氈帛為飾亦非袒矣今却有鞍轡如常而氈覆之

洗馬洗先也騎而為太子先導也音銑

令人不知措大之説李濟翁載措大四説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辭邑人指其醋䭾而號之

又曰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州溝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然則措大當作醋大曰驢曰醋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為不然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篳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鷺宿五九四十五太陽當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八九七十二猫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見吴下田家志用脩輩能引證之又有三夏以後語一九二九扇子

不離手三九二十七飲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
出浴五九四十五頭帶黄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
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
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此語人罕知之聊記於此
上元張燈三夜其十七十八夜據宋野史俱以錢王入
賀疏買兩夜按貽謀録載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書上
元張燈舊止三夜朝廷無事區宇乂安方當年穀之豐
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

燈

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詔罷中元下元張燈然則淳化以前張燈蓋不止上元也

宋高祖劉裕丁巳生庚申即位後至陳隋兵以丙午渡江江南亡宋太祖趙匡胤丁亥生庚申即位至高宗徙都錢塘元兵以丙午渡江江南亡楊維禎云宋太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元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平江南於乙亥丙子元平宋亦同

周興嗣千文有謂語助者焉哉乎也柳子厚文有矣焉也者决辭也

蔡邕獨斷云漢承秦法群臣上書俱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以昧死為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右軍崇山峻領與張耳傳南有五領之戍同葢古字也真誥中亦云領注山領凡山有長脊有路可越如馬之項領故古俱作領字

任昉述異記謂堯殛鯀於羽山化為黄能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黄能即黄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按鼈三足曰能與熊殊不類鯀之化熊乎抑能乎淮南子云禹娶塗山氏治洪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来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然則禹亦甞化熊矣會稽之祭廢熊白殆為此也似不以鯀化故

禹父化爲黄熊已亦化玄熊妻死而化爲石妾娶於天
曰聖姑大抵不經之論然獨禹爲多故名神禹
風俗通云漢武帝登太山探策即作之年得十八因倒
讀之爲八十後壽至八十非也帝壽自七十耳弦帝以
元封元年封太山五年增封自增封以至後二年恰十
八年神蓋黙喻之矣
管仲之與鮑叔知深矣及將死而不欲委鮑叔以政曰
其爲人也善善而惡惡謂其量之隘也按劉子謂仲尼

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其量誠可謂隘矣然能出管仲於死同爲卿讓之四十一年而無倦色不亦賢乎

鼻之下口之上曰人中趙孟頫云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余戲謂此語亦有理但以婦人言之下有雙乳亦豈單竅乎

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飲朝歌鄒陽獄中書亦云邑號

朝歌墨子迴車而顔氏家訓獨云邑號朝歌顔淵不舍蓋引論語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顔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蹷之墮車按顔子未嘗同諸弟子與夫子異行墨翟惡奢喜儉於理為近

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寢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季路更甚則所為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貌武而行儒耳博物志水經注俱稱子羽渡河

齎千金之壁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左操壁右操劒擊蛟皆死乃投壁於河三投而輒躍出竟棄壁而去然則子羽之勇誠不減季路矣聊録於此

學半欣書者為重臺蓋梁武評欣書為婢學夫人舉止羞澁左傳晡時為僕日昳為臺又曰士臣阜阜臣輿輿臣臺臺蓋執役之賤者重臺者婢之婢也

大戴記公符篇成王冠祝不惟所謂陛下離顯先帝之

光耀肅勤高祖清廟陛下永永與天無極識者以為非周制而已其文辭靡不剽倣始皇詔令碑刻可發一笑許永子進說文稱長安槐里公乘又蒲江石闕刻有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曰公乘者百官表於爵級第八言得乘公家之車也

韓退之上詩云衙時龍户集上日馬人来吴垧云長安有龍户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鰍魚按此是潮州時上廣帥作非長安也馬人程大昌演繁露引傳燈録

毗奢利王時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被乃得衣王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號以為入中國而上日有馬人恐亦非也按俞益期牋云馬文淵立銅柱岸北出有遺兵十餘家居壽洽岸南對銅柱悉姓馬婚姻至今二百餘家言語飲食尚與中華同號曰馬留恐此亦是馬留之類耳又記得一小說龍户在儋耳珠崖其人目睛皆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蓋即所謂崑崙奴也

章淵云吳興一村人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為左史丘明後云明為魯國左史弱為邾國大夫以為左乃魯史官丘則姓也此正六朝無識人作可供一捧腹耳何足引以為據

左傳都城過百雉釋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陸氏埤雅謂雉飛崇不過丈長不過三丈又雉性妬壟設疆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内以一雉為長

漢之廣陵敬奉李頎傾竭府庫而不救叛逆之誅孫王

貴待華嚮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廣陵謂王胥
也孫主謂權也李頒華嚮不見正史
中興頌復復指期出匡衡傳及何武奏注復復依其舊
也上音如字下音福
楚檮杌莊王築層臺延袤百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
死用諸御已言而罷乃其辭有吴不用子胥而越乘之
何也灼然僞書無疑
述異記言曲阜古城有顔回墓墓上石楠樹二株大可

三四十圍土人云顔回手植之木按顔淵死僅年三十二貧不能槨門人𡨚葬之豈有預營塚墓手植墓樹之理
史記豫讓漆身為癩吞炭為啞其妻不識其友識之不言友為何人吕氏春秋則云趙襄子游于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荓為參乘襄子進視梁下有人青荓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

之道予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我者
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然則豫讓又自有友蓋不減
鉏麑也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本應劭
風俗通云賈誼與鄧通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
遷為長沙太傅按誼文帝前四年出長沙又十餘年而
通始用事了不相及也
昭烈之繼漢非特名義而已寔炎祚之正緒也按異苑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耀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併於魏此亦一徵也

金陵覽古晉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畫梅花於梁上表瑞因名梅梁殿會稽志所載大禹廟梅梁生花今其木尚在

樂天詩各有文姬才稚子自注蔡邕無子有一女文姬

昔人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也按邕傳不言有子無子此可補傳缺又其女當不止文姬一人也蔡文姬傳所載悲憤詩叙事與邕傳不相合豈邕自從董卓辟而女之嫁衛仲道者為驅掠入關耶

前史皆以先始興不救周伯仁為罪攷之語林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巳才足以制之

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死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然則安平號長者其心事又在始興下矣

宋書稱元凶劭帝即位後生劭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生太子惟殷帝既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按周成王生康王在即位後若漢室則無之矣帝乙未即位時元妃尚為次妃生微子後元妃卒次妃始為元妃生紂微子後稱庶紂稱嫡也語見呂氏春秋及鄭

玄注若太史公本紀直云啓母賤不得立少子辛母正后立為嗣
蘇味道摸稜宰相二字不知處按盧氏雜記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天下事方殷公何以燮和味道無言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故名摸稜宰相
廣名云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然則寄死他鄉而呼旅櫬者非歟今人倘於書啓詩句間呼旅柩未有不訝以為俗者

跬一舉足也音奎上聲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然則八尺曰尋丈六尺曰常也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又云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然則飲酒不過三升噉飯止數升乃謂少耳若今之升非小也

王僧虔用掘筆以避名似若以為拙字之誤非也字素短而無鋒者曰掘幽明録王明兒鬼云鄧艾今在尚方磨十指垂掘豈有神又搜神記載荀序十歲於青草湖

船落水已行數十里洪波淼漫少頃一掘頭船漁父送還之張志和漁父詞作撅頭船蓋掘與撅通也今俗語短盆物亦曰撅頭

西京雜記以太上皇思故豐邑里因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牛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寛所營也又水經注漢中洋川戚夫人所生處夫人思慕東鄉追求洋川帝為驛致長安然則高祖慣作此伎倆矣

王濬冲少時父為凉州刺史卒官故吏賻贈數百萬皆辭而不受及至台司好興利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筭計恒若不足懷祖初試宛陵令受贈遺脩家具為州司所檢至千三百條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禄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改於昔

漢以洛陽為雒陽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土行也水得水而流土得水而軟故除佳加水見魏略

詔文

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置之甕投於江後父得而養之廣後不治本親服胡寅少亦不爲父所舉伯父安國舉之寅後亦不持父服何姓事之同乃爾釋迦佛以四月八日生今人多以其日誦經作緣事撦攝生月令其日不遠行宜安心靜念沐浴齋戒必得福慶又齊人月令其日亦不宜殺草木性服生衣進溫酒服溫藥豈偶合耶抑亙相述也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虞三月曲水義對以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携之水濱盥洗東晳引周城洛邑引流水以汎酒秦昭王三月置酒河曲二漢相沿以為盛集帝賜晳金五十斤而左遷虞為陽城令虞所謂曉人不當如是也及風土記所載大畧與虞同而云後漢末郭虞三女一女以三月上辰一以上巳二日而三女産並亡時俗大忌故到是日婦人不復止家皆適東流水上祈祓

自潔濯然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自洗祓濯除去垢爲大潔潔者言陽氣布暢萬物既出始潔之也然則上巳水濱之會蓋不始於後漢其事亦不起於徐肇郭虞三人祓濯之原束晳亦一時附會不能知也

五月五日生者齊相國田文漢大將軍王鳳太傅胡廣晉將軍王鎮惡皆極顯貴其次文學則崔信明孝子則紀邁故不足信也

張幼于嘗示余一石中有嵌空魚形以為奇玵余謂此不足奇也按水經注石魚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若雲母發一重輒有魚形長數寸鱗鬛首尾有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腥然則彼地徧山皆此石矣

十道記蜀中彭亡山後漢時將軍岑彭攻公孫述於此山戰死故號曰彭亡山按彭本傳彭破公孫述營彭亡惡之是夕為公孫述所刺然則此山已預有之為彭亡

之讖非以戰歿而後名審矣
殷芸小説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
南頓何在答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
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曰兒何以作爾語帝無
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故晉后妃傳贊抑尺威帝庾
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及攷亮傳内却不載
此事可謂略矣通鑑云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問亮
曰常日白頭公安在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

賊便殺之言勗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似亦不及殷說詳覈

易歸藏夏后啓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枚占臯陶曰卜吉史記夏后啓筮乘龍以登于天占於臯陶臯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為帝以王四鄉按禹初讓位於臯陶不得乃薦之於天而臯陶薨始薦伯益然則臯陶固未及事帝啓也

桀之亡也以妹喜帝王世紀曰桀日夜與妹喜及宫女

飲酒置妹喜於膝上好聞裂繒之聲發萬繒裂之以適
其意肉山脯林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竹書紀年
乃云桀命扁伐山戎得女子二人曰琬曰琰愛之而無
子斵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于
洛曰妹喜其不同乃爾
淮南子曰桀之力能伸鐵鉤索其臣推移大戲水殺黿
鼉陸捕熊虎帝王世紀曰紂能倒曳九牛撫梁易柱墨
子曰紂生捕兕虎指畫殺人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

虎尚書大傳云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民往奔湯乃與其屬五百人徙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帝王世紀武王伐紂紂起師自容閭至浦水與同惡諸侯五十國凡七十萬人距周於牧野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人由此觀之紂卒之倒戈後攻血流漂杵蓋與其黨自相格鬬故也周之得大封建異於商亦以有同惡五

十國可滅耳然則桀之失人心固甚於紂湯之取桀亦易於武王而紂得禍之慘所以遠過於桀也

唐史昭宗既遷都謂左右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按冀州圖經及郡國志乃紇真山也昭宗此語可憐之甚

墓碑生金郭璞預占庾氏之禍至桓元子時果然而庾氏滅以為至不祥之兆然賈梁道廟碑生金則晉元帝江左復興之瑞也又考魏頳陽碑乃曹丕受禪處後六

字生金云司馬金行六字者明魏六世而遷代也然則生金者皆司馬之瑞而其家之禍也賈梁道亦易世而絶又有南風之亂後事出段柯古所記尤僻故載之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宛委餘編五

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都元敬謂舜典歲二月東廵守則唐虞亦稱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嘗稱年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周亦嘗稱祀按唐開
元天寶間改稱載復稱年
王履吉別號雅宜山人按雅宜山舊名娜如元虞伯生
始改名何仲默號大復山人大復山一名胎簪山故仲
默作文賦七之類多稱胎簪子
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庚子日卒於
敬王四十一年辛酉夏四月乙丑日年七十三孟子生
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

月十五日年八十四正月十五日後之十一月十五日
也其日日長至鄒人是日𤾀賀按江以北人俱不賀至
似未因孟卒日也
王順伯高德基謂姑蘇乃姑胥也凡山與臺皆以伍胥
得名吴人鄉語以䰇爲蘇故誤曰姑蘇後遂爲蘇州按
續圖經記云姑蘇臺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吴縣西
南三十里姑蘇山上山水記闔閭作春夏游焉又云夫
差作越絶書云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然則姑

蘇之或謂姑胥或謂姑餘不可知而始於闔閭成於夫差豈得云因伍胥而誤也姑蘇自是故名第古以名臺今名驛而正德中纂志書者冠以姑蘇却大可笑

樂毅書故鼎返乎磿室徐廣注磿歷也戰國策新序作歷室周官遂師抱磿亦音歷

虎丘山千人石有顏魯公書虎丘劍池四大字米元章書史以為大字第一今志亦載之又刻清遠道士詩有金氣騰為虎語按唐避太祖諱改虎丘為武丘虎林為

武林神虎門為神武門篆脩隋書凡虎皆曰猛獸白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及武丘寺路等詩而諸公集中亦有不盡然者豈臨文不諱耶抑為宋人校正梓刻也至於大書刻石魯公必不爾其為宋初善顏書者假托無疑

常怪蘇長公以學士出鎮金山作機語不能勝了元輸所繫玉帶於山門以為非三品所服及攷蘗夢得云親王宰相皆服金帶元豐官制行上欲寵嘉岐二王乃詔

賜方團玉帶著為朝儀先是乘輿玉帶皆排方故以方團為別二王力辭不許乃請加金魚詔以玉魚賜之親王玉帶佩玉魚始此然前此熙寧中復熙河百官班賀神宗解所繫排方玉帶賜王安石使服以入賀固辭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大觀中復青唐蔡嶷宗援例賜蔡京玉帶仍排方以京位太師故也京請琢為方團又請佩金魚自是何執中王黼鄭居中童貫蔡攸皆横被此賜夢得又云故事玉帶皆不許施於公服及攷輿服志

亦然又云三品以上得用金玉犀帶蓋常服也若我朝則正從一品其朝衣公服常服三帶皆用玉或素或花隨意而尚書二品遇特賜皆得繫之其禮覺更優也常服帶通用方圜天子黄鞓親王紅鞓人臣黑鞓以為别石林燕語京城士人俱用青涼傘祥符五年詔親王得用之六年兩府亦許用以其有席帽故謂之重戴若餘官出京城門許用涼傘必去帽則所謂重戴之名以兼用席帽涼傘而得也青箱雜記謂國初猶襲唐風士子

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侮之曰李秀才空去空回席帽甚時得離身及輿服志則云重戴唐士人多尚之蓋古大裁帽之製本野夫巖叟之服以皁羅為之方而垂簷紫裏兩紫絲組為纓垂而結之頷下蓋折上巾又加以帽故謂之重戴宋初御史臺皆重戴餘官或戴或否後新進士亦戴釋褐即止淳化二年詔兩省及尚書省五品以上皆重戴三司使副則否中興後御史兩制知貢舉官新進士上三人許服

之按重戴即席帽可以避日石林加傘之説固誤而青箱雜記既云曳袍重戴又云席帽自隨亦非也古有席帽山其來已久又兩制臣有疾須一服清凉傘亦謂兩府方得用之故耳

用脩云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宫人騎馬多著羃䍦全方障之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煬帝滛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皁羅巾幗而以席帽油之御雨唐永徽中用帷帽施裙到頸漸

為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面古制蕩盡矣然則男女皆有席帽而羃䍦之制又自小異唐人男子不去席帽而婦人去席帽尤可笑也

政和三年以燕越二王屬尊出入百官不避特賜三接青羅繖一紫羅大掌扇二塗金花鞍韉茶鐐等物以為儀衛又以蔡京辭兩國公封特賜青羅繖塗金儀仗等物悉如二王馬前圍子手二百人惟無紫羅掌扇耳

阿濫堆蘇幕遮俱曲名阿濫堆驪山鳥也明皇采其聲

為曲又作鷚濫堆段成式云此鳥色黄一變之鴇色如鶩鶩鴇轉之後及至累變臆前漸漸白蘇幕遮髙昌女子所戴油帽

陳武帝九錫文妖酋震慴遽請灰釘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絶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引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用脩引何子元餘冬論證其非謂曹爽在獄中乞棺與灰於司馬懿其事本不僻云云按王淩既降耒測懿意故乞棺釘與之淩乃仰藥死曹

爽幽處第中糧盡告急於懿懿給米肉糗糒且以書慰之爽大喜過望未幾獄具夷三族今以灰釘事歸曹爽抑何舛也

長安廚門其內有廚官故城門曰廚門如淳曰今名廣門也秦王與燕太子丹誓所謂廚門木象生肉足謂此蓋門置木象以為觀美耳

彭城故彭祖國也城東北角有層樓下曰彭祖冢列仙傳諸書俱言彭祖為殷王所忌西入流沙不知所終而

此云冢者豈亦橋陵葬衣冠之類耶

陳留風俗傳酈食其有封高陽侯其後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按食其自稱高陽酒徒耳高帝號之曰廣野君初未嘗封侯而其子疥始封高梁侯改封武陽風俗傳誤也

魏興郡堵水南歷堵山溪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磚刻云項伯無子七女造墎酈道元

云世人疑是項伯冢按史記項伯名纏封射陽侯子睢封後以罪除平臯侯名它碭郡長至曾孫勝罪除桃侯襄最後封子舍為丞相而四侯中玄武侯者史記漢書年表俱遺之然則所謂項伯無子七女造冢皆妄也班表以桃侯為桃安侯不言項伯名纏應劭風俗通謂六年封楚令尹項纏射陽侯碭郡長項他為邢丘侯邢丘桃安恐不如史記之的然也

漢髙既有天下未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中偶語以留

侯言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臣年表曹參至陳平九人皆以十二月甲申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丙午封周竈以丁未封丁復以戊申封呂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輩僅陳武輩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溢談未必實也

水經汚水又東逕左桑昭王沉水處也百姓於此佐喪

言左喪訛也又東得合驛口朝廷驛使合王喪於此也注又有大斂口言昭王於此殮也又東謂之橫桑得昭王喪處也又東得死沔亦言王尸於此也

令南陽有諸葛祠又有諸葛草廬在郡城西南七里卧龍岡上疑在漢末為曹劉兵衝非諸葛避兵之所復閲宋人一小説曰南陽乃襄中之鄉名也水經沔水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注新野山都縣治沔水又東逕樂山北注諸葛好為梁父吟多所登遊俗以樂山為名沔水又東

逕隆中注孔明舊宅所謂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即此地也劉和之鎮襄命李安作宅銘此似可據

推命者有子平五星宋景濂謂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所謂覩命禄而知骨體皆是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説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説原司馬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沿及後臨孝恭有禄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略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術虛中

之後唯子平尤造闔輿五星之說景濂則謂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思經都利益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則今所傳聿思經者蓋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盖出於西域無疑十一曜之說景濂以為無之而吴伯善甄鸞劉孝孫張冑玄之造但七曜而已按子平名居易五季人與麻衣道者陳圖南游今所謂徐子平則宋末徐彥昇耳其實非子平也

今天下稱孔氏必曰先聖之後然衛有孔達宋有孔父鄭有孔叔陳有孔寧齊有孔虺而鄭子孔之孫又為孔張先聖既七世單傳而漢所謂孔將軍居右者何人耶

洪景盧謂宋時升朝官有出身人為太子中允無出身人為太子中舍無出身人蓋任子之類也近士大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書殊可笑云然則今之中書舍人固當稱為中舍矣

元日飲屠蘇酒從小者起按時鏡新書晉有問董勛者

曰俗以小者得歳故賀之老者失歳故罰之唐詩稱婪尾則以老者後得酒當有餘以優老見莊季裕雞肋若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歳拜賀君親椒酒從小者起則又不在元日矣婪尾又曰啉尾一云出侯白酒令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末坐遠酒行到遲出故連飲以慰取貪婪之義一云啉爲燣如鐵出火貴其出色此尤無謂

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説碑德宗

作段秀實碑宋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神宗作韓琦碑大明太祖作徐達碑孝宗作張巒碑

余嘗見孫兆霈言永順永靖二宣慰酉陽宣撫之民至今尚冠白巾云為諸葛武侯服孝後閱避暑錄載所覩唐明皇幸蜀圖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為蜀人為諸葛武侯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然則諸葛之道行於蠻貊一至此哉永順永靖皆楚地不知初定荆州時抑平孟獲後也今土官正堂皆供諸葛像不敢中坐官民守

其三約惟謹

趙弼作文山傳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城門晝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而行群臣入朝亦爇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洒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博囉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而起吹沙袞石不能啓目俄捲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如怨之聲天色愈暗乃改

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齋按正史文集皆不載此事傳疑可也信公至我朝景泰中賜謚忠烈人不能知故附記之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櫬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櫬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祥符中亦然豈亦五月五日生耶使釋氏得之當又張大其事若今之所謂無量壽佛者矣

余嘗怪蘇子瞻職為尚書學士承旨定州馬步都總管

官至端明侍讀二學士而階勛僅左朝奉郎騎都尉又無爵邑以為怪後閱本傳知階勛不至大夫者以生平不請磨勘故也至孜子由所草行狀則嘗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子瞻生平亦不以入銜故本傳遺之耳

舍弟嘗得一古剛卯有細篆文不能辨余後復得一剛卯製如之蓋純白玉而血侵入赤若鷄冠按王莽傳予前在大麓至於攝格深惟漢氏三七之阸赤德氣盡思

切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按剛卯毅改也大剛卯以逐鬼也毅改大開堅也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茸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

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國化伏兹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剛癉莫我敢當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當中央從中作孔而文徼有異顔師古云今往往於土中得玉剛卯按大小及文服説是也後漢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諸侯王以下以絛赤絲蕤

縢絲各如其印質刻書曰正月剛卯云云同前慎爾周伏化

玆靈殳云云同前凡十六字然則雙印者兩剛卯也分寸文

字又當以此為據陶九成則謂當以服注為據葢剛卯

乃漢之制而莽禁之金刀則莽之所自鑄悔而復禁之

者也余所有正合長一寸二分方六分之制

宋趙丞相昺庚申生繼之者韓平原壬申生繼平原者

史衛王甲申生繼衛王者鄭太傅清之丙申生每一相

長一紀

宋人有金廷事實一條國中自宰執公卿下至判司簿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杖責如在廷之臣有忤其主意者則去衣卧地令侍衛之人以杖箠數足則止名曰御斷攷金史自平章而下俱然今之廷杖其殆是乎第古刑不上大夫則士以下亦所不免耳

宋時上梁文有兒郎偉偉者關中方言們也其語極俗

至道九老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皆

七十九賜紫吴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故相司空李昉水部郎中朱昂皆七十一然以蜀寇作不及宴其明年昉卒遽罷若洛社耆英則前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吉畋年八十六前右龍武軍長史鄭據年八十四前益州刺史劉真年八十二前侍御史内供奉官盧真年七十八前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俱年七十而秘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未七十雖與

會而不及列洪景盧謂此會有兩盧真蓋誤以真為貞也後洛社耆英則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彦博司封郎中席汝言俱年七十七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秘書監致仕劉几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宫楚建中年七十三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

年七十二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宫張燾俱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宫司馬光六十四援盧狄例在會而不預圖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時出鎮預列而不在會前社多高壽而後社名位重樂天又有宴致仕裴賓客九十餘王尚書八十餘白為太子少傅劉夢得為太子賓客俱七十三潞公又與中散大夫程晌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

中席汝言作同甲會在洛社之次年杭州在正統間大理正郎于貞八十一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徳八十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處士項伯藏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又有稽勲郎中鄧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公與會而年不及

契丹之先一主曰尼格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氊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巳即入穹廬復爲髑髏因國人竊視之遂失所在復

有號曰沃赫戴野猪頭披猪皮居穹廬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皮莫知所如後一主曰珠爾瑪克圖養羊二十口食十九留其一次日復滿二十口皆極怪異見葉隆禮遼志而本史不載

先雎陵元公晉書列傳人臣之首其時位太保在太傅鄭冲下然以其實考之未嘗任晉官職也内云帝新受命祥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瘦耄累乞遜位帝不許是終無

荅也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請免官詔曰太保元老髙行朕所毗倚以隆治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其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是終無入朝也咸寧初詔太宰安平王孚太傅冲等十二人存銘太常配食于廟而獨無公是終不以為晉臣也夫豈惟髙貴鄉公之慟哭文王之不拜而已

晉史司馬宣王張皇后傳言帝避魏武辟命托以風痺

嘗一日曬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在側
后手殺之以滅口而親執爨後欲誅曹爽復詐稱風痺
爽黨李勝别之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
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胷聽何仲達之善托疾乃爾
又太平御覽所引晉書高祖以漢祚將終不欲失節曹
氏辭以風痺魏武遣親信令史微服於高祖門下蔭息
七月七日高祖方曝書令史還報魏武遣辟仍敕曰若
復不動可便收之高祖懼而應命與后紀事秪牾殊甚

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孔廟崇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攷孔氏東家雜記無之至弘治初以尚書王恕言始用天子禮樂嘉靖九年復如舊

在鄖陽迎春日鄉民以三尺木作箍聚土實其中使堅而擊之為村歌且舞曰此古擊壤遺法也按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形如履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按壤之為字從土且一中則已何所取節奏而歌乎周所記恐

亦非是

刻水經者直云桑欽撰新唐志以爲欽撰又云一作郭璞撰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欽成帝時人杜佑辨之云濟水過壽張本壽良光武所更名東北過臨濟本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本湖陵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安本彘縣順帝所更名必後漢人撰王伯厚則謂武侯壘乃諸葛武侯所營處魏興曹魏分漢中立魏興亦非後漢人所撰

也其以為郭璞撰者豈用是乎抑本桑欽撰而後人以意改益之也

王伯厚記姚宏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吕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宫室又康成註禹貢云碣石在九門而今本皆無之史稱張歐未甞按人鼂錯之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棄市廷尉歐與丞相青翟中尉嘉奏也于定國民自不以

為寃而趙蓋韓楊之死皆其成獄也
襄陽城枕大江即漢江也按陸澄地里記云襄陽無襄水十道志荆楚之地水駕山而上者皆呼為襄故陳水之上流亦名襄水無定名也今楚中不聞有此說
漢宣帝圖畫功臣霍光等十二人於麒麟閣按漢宮殿疏天祿麒麟二閣蕭何造以藏秘書畫賢臣者三輔故事則云天祿石渠二閣不言麒麟閣也光武畫功臣鄧禹等於雲臺不言閣也按洛陽地志云雲臺高閣十四

閻唐文皇畫功臣長孫無忌等於凌烟閣初名戢武閣後昭宗徙洛陽宰相柳璨奏四鎮元帥梁王勛業冠古可創一閣圖畫以旌之詔曰魏賞彭陽之功別創紀勲之觀齊旌泗水之績乃嘉崇德之棲式視新規爰從舊典宜令所司於皇城内擇善地別造凌烟閣圖寫賜名天祐旌功之閣蓋閣成而篡弑遂矣真功臣之辱也凌烟名亦不雅秦二世為之欲與南山齊者

大業記載煬帝命虞世基等撰造郡邑圖志一千二百

卷卷頭有圖别造新様紙 卷長二尺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圖上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肅即率更令詢長子草隷為時所重書家載詢子通而不言肅葢肅重於隋通重於唐也

語云汗青又曰殺青風俗通殺治也治竹作簡書之耳新青竹有汁易蠹故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閒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

索虜拓抜氏為李陵後見宋史云其國俗極諱之至本史則以為黄帝昌意之後

廣記載世説李元禮洌洌如長松下風周君颼颼如小松下風按世説元禮肅肅如松下風無此語

通語諸葛亮見殷禮而歎曰東吴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僑肸也用脩尺牘云殷往嗣今之僑肸也東吴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晉書

王敦與導書云温太真别来幾日作如此事下云表諸

姧臣以嶠爲首下云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司馬通鑑云温太眞别来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拔其舌用脩尺牘亦因之故記於此

偶閱張伯雨贈納琳大監詩跋云曾疏請以蜀文翁之石室楊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爲甫請得賜謚曰文貞虞奎章集紀其事按元史有納琳傳而不載此事又杜甫之謚文貞亦出奇聞

菩薩蠻詞杜陽編謂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

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優者作女王曲音詞宛暢傳於樂部按此詞太白集已有之何得言大中初貢也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三年法真趙昱皆歷年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新唐書盧鴻當為鴻一見舊史與中嶽劉真人碑內所書同南齊張融云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為

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名取此見
困學紀聞亦可謂好奇矣
韓退之子昶改金根車為金銀車貽笑於世二子綰衮
皆擢第衮為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知狀元
衮者史亦闕之以此知科名之不足恃也
今吴郡之長洲一名茂苑獨王伯厚以為古之長洲非
此地吴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
澤吴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吴王曰

長洲之苑韋昭以為在吳東蓋廣陵之吳也長洲名縣始於唐武后時萬歲通天中此說似可據

杜周傳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曹褒新禮亦寫二尺四寸簡三尺者舉成數也

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杜氏註則云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

論語逸民於朱張不論其行王弼註朱張字子弓即荀卿以比孔子者也

宣和中以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凡聖字為名者通行禁止尋又用給事中趙野奏禁君皇天三字再禁龍王主玉凡八字蘇之承天寺改為能仁寺見中吳紀聞

唐書載武宗寵王才人欲立為后弗果帝大漸即自經於幄中張祜集載孟才人以歌笙獲寵帝疾亟才人為帝歌河滿子曲甫發聲腸斷而絕或以為一人或以為

一事李衛公兩朝獻替記則謂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以驕妬忤旨日夕而殁群情無不驚懼然則才人者固於晏駕之前不良死與傳所記大不同

楚昭王避吴師自郢涉雎濟江入於雲中遂奔鄖鄖即鄖子國在宋為安州今為德安府非今之鄖縣也雲中即雲夢地江南為夢江北為雲郢本楚都在江陵北十二里紀南城所謂南郢也陽春白雪之倡在是矣今之承天初為安陸蕭梁唐宋為郢州所謂北郢也其在楚

非都會地然則郢曲仍當歸之江陵乃為當也
王楙云唐時揚州為盛通州為惡而引元白之詩所謂通州海內恓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又云折君災難是通州又云黃泉便是通州郡蓋指今維揚之通州也不知元微之之通州司馬在蜀中其全集可攷
唐遺史載賈島於逆旅中不識宣宗忤旨謫遂州長江簿北夢瑣言載溫庭筠亦於逆旅中不識宣宗忤旨謫方城尉摭言謂島所忤武宗非宣宗也島死於武宗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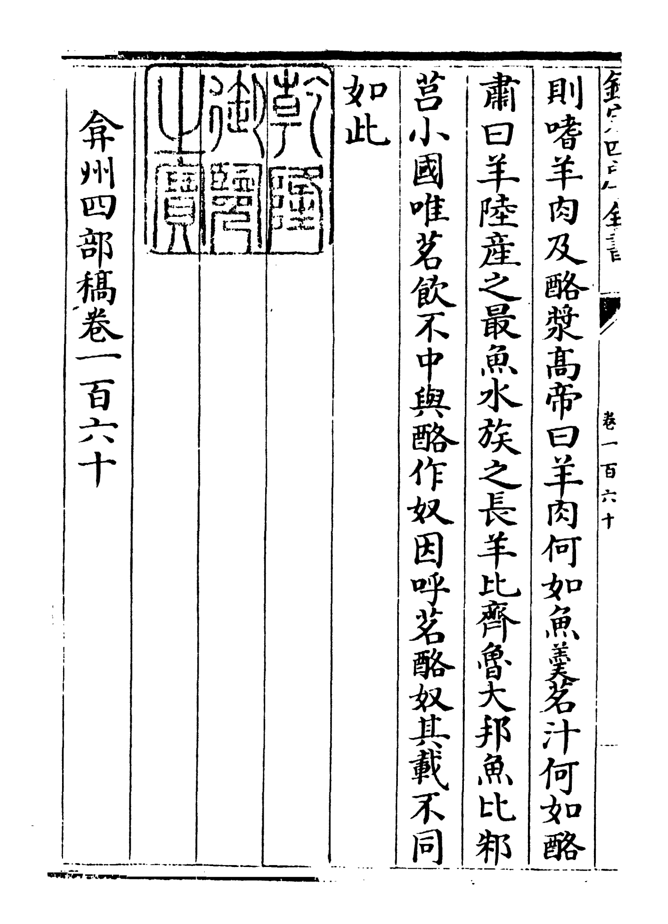
遺史所載似誤第以未登第舉人而得官簿尉皆有誥詞其時制度有不可曉者

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為魏將剪為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恍洽珣珉其傍支也則渾戎衍經野客叢書云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裔後漢隱士霸之後祥覽敦導羲獻之流皆瑯琊裔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祥之別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

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脩之後濬奭矩暢弘農人晉世王氏無慮十餘泒而瑯琊為盛

天開為灾見漢惠二年齊東昏陳後主時可謂驗矣而見者往往為貴徵余謂見天開而傍人無覩者此自其目光坼也余每被酒目熱見月為二其圓瑩光彩無異凡二十餘度了不為灾祥以此推之可知矣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等常食鯽魚羮本傳則云肅在南嗜鯽魚羮及茗飲汁至北



則嗜羊肉及酪漿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肅曰羊陸産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飲不中與酪作奴因呼茗酪奴其載不同如此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孔廣枚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宛委餘編六

每見史傳稱百六陽九而不得其說按洪景盧續筆云以歷志攷之其名有入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七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

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然則陽九即當承百六而言所謂災歲蓋不止陽九也及攷張世南游宦紀聞所載王浞太乙肘後備檢則云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為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與景盧所記不同而甚有理又曰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

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得百六之數三此所謂應者也舜禹至治得百六之數七周成康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巳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得陽九之數六不降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得百六之數十漢明章得百六之數十五唐貞觀得百六之數二此所謂不應者也余嘗以

此試楚士無一知者又有元二之厄不可曉或云即元元也訛而為二耳又云楊孟文石門頌中遭元二西夷虐殘孔䟫碑元二坎軻人民相食趙明誠云若作元元不成文理然徧攷歷數書無之愚竊謂恐即入元百六而為陽九次為陰九詞人深晦陽九陰九之語為元二耳姑記以俟知者

靈寶經陽九百六剥之大者也陽極於九故云陽九陰極於六故云百六即陰六也小則三千三百年次則九

千九百年大則九九八十一萬年為刦終也又洞玄運會經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道跡經言陽九者天旱海涌而陸焦百六者大水海陸而陵淵按道經所載陽九百六又稍不同附記於此

宋姚宏校戰國策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其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碣石

九門本有宫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古瑟之類略可見者今本所無也至於張儀說惠王及韓非初見秦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

梁書蕭琛為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渡唯齎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為班固舊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作隸作篆琛甚秘之後以餉鄱陽王範乃獻於東

宮又劉之遴傳太子令之遴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上十事云案範本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郎班固上而今本無序傳稱中篇今本止稱叙傳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範本云稚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範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在西域後範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髙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範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前今本韓彭等述云信惟

餓隷布實縣徒越亦狗盜苟隱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範本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範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令本無此卷攷今刻行之書唯令本而範本固不存也然大約亦可取正吾嘗欲去史記之褚先生與司馬貞而訂爲書及以鄱陽所上漢書卷數校刻之唯解音釋義不存似亦可攷而補也書此以俟

孟子所稱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吴按所嫁乃闔閭長子

名終纍俱早亡葬常熟北二里海隅山東南嶺葬畢化為白龍而逝又齊女日夜思其家哭因名其門曰齊門今吾郡猶存化龍事雖恠誕第夫差不聞齊女為夫人則終纍為得之意是闔閭破楚後景公畏而女其子也早猶山為太宰伯嚭葬地後勾踐滅吴以嚭不忠於所事僇之史記吴越春秋越絶書皆同然按左傳哀之二十二年越滅吴至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杜

預註曰嚭故吳臣也豈越初感伯嚭內應之恩而用之後始繆之耶

壬寅暮秋余游西洞庭登毛公壇見所謂丹井石臺遺跡求所謂毛公者而不知其名尋入林屋洞訪靈威丈人之跡而不知其姓今見錢氏所寄陸廣微吳地記毛公即靈威丈人名萇始為之一快既而思之恐未真也又有云般若臺晉穆侯何曾置按何曾封安成公謚曰孝當其卒於晉時吳尚未平也曾何得來此又永定寺

梁天監三年蘇州刺史顧彥先置禪房寺宋建武二年蘇州刺史張岱置按晉初有顧彥先天監初不聞也是時吳郡屬揚州不稱蘇州又不設刺史宴聖寺梁天監三年司徒長史吳郡張融捨按融卒於齊不及梁天監也公孫接田疆古冶子死於齊何得葬海鹽東十五里又古樂府載其墓在蕩陰里甚明靈巖寺為晉太尉陸玩捨按玩官司空贈止本官非太尉也又稱葬雞籠山在吳縣西北按既稱陪陵葬當在建業支硎山支道林

隱此後得道乘白馬升天而去按道林性愛馬故山有洗馬澗未嘗升天也又諸樊立至夫差没一百七年按壽夢卒以襄十二年哀二十二年而夫差没凡八十九年記俱誤也

秦相范睢初但知有張禄而已至須賈入而真姓名出陸遜初名議至為荆州牧始名遜表粲初名悉孫為侍中始名粲明張孚敬初名璁為少傅以上嫌名改為孚敬姚崇初名元之又名元崇最後名崇三名俱拜相明馮勝初名國勝次名宗畀最後名勝封宋國公

史稱博陸侯不學無術廢立大事伊訓明徵乃問古有如此不至答變生兄弟書曰昔殷王祖甲一産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以嚚為兄良為弟許釐莊公一産二女曰妹曰茷楚大夫唐勤一産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近代鄭昌時文長蒨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竝以前生為長此又近似該博老儒何也

王莽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

六藝魏郡叔淳于倉奏方不學而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詋議事厭合衆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筴射無不知者天下謂之聖人然則方之才技當在曼倩公明間而遺言行跡不甚著定是蚕夭耳

禰正平氣高一世如荀文若之類無所不詆譏僅與孔楊善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無足言者其至荆州獨見趙戩而歎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梓桐梓漆人則顔冉仲弓也戩在三輔避亂之荆依劉

表而名不甚著故記之伯喈重王仲宣時亦在荆土而

正平不稱許不可知也

陸士龍詩故不如士衡耳至本傳所載范陽盧志於衆

中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

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此哉機

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不知耶議者以此定二陸優劣

竊恐未爾武帝嘗問吾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曰

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後彥爲交州

餉士衡兄弟士衡將受之士龍曰彥本微賤為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乃止此段事絶同乃大相反何也要之致嚴取與覺士龍為勝

漢吿反之典封列侯為過盛韓信彭越皆吕后使人吿之也而彭越舍人傳不載姓名其人亦不封吿信者欒說封慎陽侯享國五十一年至孫買之而始弃市國絶吿英布者賁赫封期思侯享國二十九年無後按吿彭越舍人當是帝後知是吕后使故不封而慎陽過享乃

爾天道似未有知也

石敬倫每與王處仲入學戲見顏淵像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蕭敬範為湘州好賓友酣醼終辰座客滿筵言談不倦嘗謂湘東王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汎水肆意酣歌也二語各有致未可盡非

沈休文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與徐勉最善乃以書陳情於勉其略謂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又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筭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言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

平健才力所堪惟恩是策勉為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不許但加鼓吹而已是休文一衰病老公不知止足者也大是殺風景事而後世因瘦腰一語誤入詞調呼之為沈郎又以為風流之症極大可笑沈語曲盡老態故略存之

王莽初改匈奴單于為恭奴善于改囊知牙斯名為知後以其叛改為降奴服于黜高句驪為下句驪武曌改突厥默啜為斬啜契丹帥孫萬榮為孫萬斬閨篡之人

舉動相同乃爾

生曰名死曰諱然漢時不必爾按樊毅西嶽廟碑云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毅時在也趙明誠録云漢碑生而稱諱者甚衆不特此又父母亡曰考妣而漢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哀哀考妣追惟賈靈卜商號咷喪子失明爾雅云父為考母為妣郭璞既引禮記生曰父母妻終曰考妣嬪復援諸書以為非生死之異稱猶今謂兄為曷妹為媢耳筆此以俟考

楊大年談苑云千文字題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至唐顯慶中有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名始定據此可發一笑而趙明誠乃舉後周趙文淵華嶽河瀆碑書奉勅撰以辨之此又不必爾也按南北二史人主命令俱謂之勅北齊樂陵王百年因習書書數勅字閒之武成發怒召入殺之又齊廢帝倖臣徐龍駒住含章殿著黄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按代帝畫勅此豈僻事而

楊不知之所謂不經鳳閣云云者正以阻抑内降之勑云爾

東昏侯三妃梁武初以潘妃不從賜縊欲留余妃納諫以賜王茂而不能已納吴淑媛七月而生蕭綜以自疑叛北良可笑綜事極難處人至此豈非不幸耶

王粲乃畢萬之後至惠王之子以王為氏王翦則周太子晉之後五侯則齊田和之後田即陳氏陳之先為舜故新莽以姚嬀陳田王氏為宗室而已自取王所女東

萊王基爲子納太原王沉女亦此意也

吾鄉陸象孫謂投名刺既稱頓首不當復言拜故爾然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又奇拜一拜也襃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好奇者有稱肅拜不知其自處於倨而稱頓首者亦無所不可若稱奇拜襃拜亦通

野客叢書影字古用景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影戰陣之字古用陳王右軍小學章旁作車爲陣隋國隋州

古用隨楊堅以其近遁走去辵作隋疊字古作曡王莽以三日太盛改從三田作疊古之對字丵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罪字自下從辛始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网從非古劭字從刀劉宋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為召刀遂改刀為力其説頗新而可據然亦有不盡然者廝紙二説尤穿鑿故不復記

山海經曰西九千里曰夸父之山其北多有林焉名桃林其中多馬多馮而放牛於其野亦可笑也又春秋文

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以備秦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曰曲沃城非曲沃也然則此爲放牛地矣沈佺期詩有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今本作青山非也佺期集有從崇山向越裳詩序云按九真圖崇山距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歆歍藤竹明昧有三十峰夾水直上千餘仞所謂放驩兜於崇山者蓋此地也一統志云崇山在慈利縣西三十里即放驩兜之所

一統志黄山有劉宋謝晦廟晦刺荆州嘗過黄山顧瞻久之後卒柩過不肯去因葬焉民為立廟宋封顯應公本朝定祭以八月二十九日晦逆臣也本末甚明宋人既不之攷而洪武天順諸禮官儒臣皆似目無古人者可笑可笑

淮南子馬聾蟲也用偹以為竒語按龍無耳牛耳皆實其聽皆以角可稱聾若馬則彼此能相語何言聾也

如淳漢儀註及胡毋敬俱云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丞

相上以司馬談為之凡天下計出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此言誤也太史令六百石一云千石遷之自傳云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此豈位在丞相上者至所報任少卿書中所謂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又云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又可徵矣所謂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蓋上之天子而太史其守藏者也

陸子淵謂宋太宗平列國所謂裸將之士頗多無地處之於是設六館脩大部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部者册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御覽外又别脩廣記五百卷按三大部即御覽廣記英華也册府元龜脩於真宗朝

姑蘇志載朱勔事其一葉氏筆衡云黃策為兩浙漕使被旨籍勔家策故遲其往且聲言曰朱節使非他人比罪不過進花木耳所以遣我者亦以鄉人故也朱氏遂

稍得為徒匿計吳中舊事則云勔敗檢其家資有黄發勾者素與勔不恊既被吉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悉驅之出小民之家無敢容納其祀事之不同如此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為失計者王應麟則曰考之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則袒右故覲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諸呂之計已定若為呂氏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吳興陳霆

則云淖齒弑齊王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是勃之先已有以袒右令衆者今以袒右當受刑則市人從討者當刑否耶應麟之考據自以為得情而不能不屈於陳氏矣然皆未得其情者也勃老將也已預知衆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於吕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或間有右袒者或遲疑未左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

唐書皮日休後仕黄巢為學士以造讖文致忤見殺按日休後實遁於吳越以善終其子曰光業為其國丞相見陸游集

吳越春秋楚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詐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内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遇奢為國相封二子尚為鴻都侯胥為蓋侯按楚雖僭稱王其令尹公子雖至貴親未有封侯者也

令人不識字者稱不識一丁唐書有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王楙攷謂个字之誤引續世說謂此个字及張翠微考異亦謂个字又引蜀志南史皆有所識不過十字語劉知幾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復以為十字之誤恐俱未然莊子謂丁字有尾丁尾左引非右引也然則莊子亦可謂不識一丁矣又秦苻堅載記太元七年饗群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别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

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虗得因擢為上第豈其時謂平子擢上第而不識丁字耶

余以癸酉之楚江行過黄州覩有浮而編竹木筏者連十餘家雞犬相望亦有豆棚瓜架之屬取陸務觀江行記考之當時筏猶大鋪以土可種菜今不爾也聞洞庭湖中大者尚可種菜楊用脩引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為曲田繋浮水面葑泥附木架上葑即菰根也根

最繫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其田隨水上下東西故南方有葑田復引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余按嵇含草木志蕹葉如落蘇而小性冷而味甘南人編葦為筏作小孔浮水中則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出於葦筏孔中隨水上下實南方之奇蔬也含亦引江賦自然嘉蔬語然僅一種菜耳今謂為葑田恐王氏既誤

而用脩復彖之且璞辭明云標之以翠翳汎之以游菰
鱗被菱荷攢布水菰翹茎瀵蓝擢頼散裹蓋菱炎石華
之屬耳此豈葑田也吳中有門曰葑廣韻注去聲菰根
也吳中有葑田葢水田耳若謂浮水之田可以連畛接
畝未必有之
市巷人俚歌稱楊業之子曰楊六郎延昭延昭之子宗
保宗保子文廣征南陷南中其事多誣罔及覽宋景濂
所撰楊氏家傳楊端者其先太原人仕會稽爲望族徙

寓京兆唐末南詔陷播州端應募往復之遂有其地傳子牧南牧南傳三公三公傳次子實實生昭無子時宋益州刺史楊延昭之子充廣使廣西與昭通譜以其子貴遷後之自是有播州者皆貴遷之後也貴遷子光震光震子始名文廣後至粲而大迄今為播州宣慰使按宋史延昭初名延朗仕至保州防禦使高陽關副都部署有子曰文廣從狄青南征為廣西鈐轄知宜邕二州累遷定州路副都總管以没今家傳所記以子貴遷後

楊昭者當廣州鈐轄時耶家傳不言文廣而云延廣蓋
以第三世復有文廣故諱之耳宋史又不著文廣有後
與否本朝楊武襄洪子俊從子信能俱有威名故人以
附會業延昭輩稱楊家將却不足論
今徐州下百二十里為吕梁洪水勢險急漕河之喉咽
也莊子所稱吕梁在吕梁縣南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
曰吕梁也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後漸平細又水經
注滴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吕

梁之山而爲吕梁洪其巖層岫迂澗曲涯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飈湧雲馳雷渀電洩震天動地司馬彪曰吕梁在離石縣西今人知徐之吕梁洪而不知吕縣離石之兩吕梁洪也

沈佺期詩玄菟城南秋夜長或以爲菟作平聲非也按袁紹典略雎固字白菟也射犬或戒固曰將軍字菟而此邑名犬菟見犬其勢必驚宜急去菟不從爲魏太祖所破誅滅則菟當爲兎從兔呼廣韻於去聲注草名又

北複姓而不言與兔通故記之

太公望為汲人縣民社宣白崔瑗令曰太公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令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於是立壇祀之何其迂也不虞人以崔杼致譏乎

宋仁宗無子有一臣僚上言程嬰公孫杵臼共存趙宗而血食永絕所以後宮鮮胤乃詔封侯廟祭仍遷此僚一官前後事俱可笑

十二屬取牛鼠之類或以為形體有缺不全如鼠無膽

牛無下齒虎短項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瞳猴無脾雞無外腎狗無腸猪無筋之類而亦有未然者晹谷漫録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為名鼠五指龍五爪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為名牛兩爪蛇雙舌羊四爪雞四爪猪四爪王充論衡則云五行之氣有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也曰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木勝土故犬與牛

羊為虎所服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水勝火故豕食蛇而

而腹脹此說尤似不經都元敬辨之甚悉

羯鼓録雖存無有能傳其法者開元帝最為妙絕宋璟裴晃李皐亦精其理宋元祐中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曲其人死遂絕又有尺八者小説所載酒令遙望漁舟不隔尺八又明皇在仙宮以好吹尺八謫

人間沈括云馬融笛賦空洞無底剡其上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楊用脩云六孔旁一孔加竹木足黄鍾一均或謂之尺八管然則尺八亦笛類也

髮屬於心禀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禀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為鬚下為勢故女子黄門無勢亦無鬚

晉人喜服寒食散云服之使人神志開朗至病發則云散發反以為貴諡又喜服五石散孫思邈云五石散大

猛毒寧食野葛無食五石宜急焚其方以絶萬世之禍
沈括言唐人詩多有言吴鈎吴鈎者刀名也刀彎今南
唐用之謂之葛黨刀按吴越春秋闔閭既寶莫耶復令
國中作鈎曰能為善鈎者賞之百金吴作鈎者甚衆而
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詣
宮門求賞王問其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釁成
二鈎王以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鈎師向鈎而呼二
子之名吴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絶於

口兩鈎皆飛著父之胷王大驚乃賞百金遂服之此吳鈎之所由名以為彎刃似也
陸士衡文集所為周孝侯墓碑其自西討以前皆可據獨所謂絃盡矢絶畨係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而怒曰此是吾按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其下却云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輸縈帶之勢早擬連蹤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戎士扞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又云元康九年回疾增加奄延館舍春

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謚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逆旅遠人朕每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在巳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娶盛氏有四子靖玘札碩此大可怪按本紀永熈七年處及齊萬年戰敗績死之詔贈官爵賜賚卹母俱與碑同但所謂回疾增加奄延館舍何誑也且恵愍懷

元俱無元康九年號而元帝為晉王之歳追謚處為孝侯令所謂建武元年者其明年也士衡以太安二年為成都王穎所殺又十五年而為建武元年何舛謬如此豈士衡先為文成其家至建武後始立碑諱戰歿而改其辭又增太安以後詔令乎傳言三子玘靖札碑言四子最少者碩

尚書之尚本當作上音讀或云秦時人臣避上字故作常音至今因之不改若二十八宿音秀則洪景盧以為

當如本音且引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按宿之音秀北音誤之蓋元人詞曲皆入秀字去上韻至宿州之宿則入徐字而以近徐州故別呼為南徐州北音之謬若此

晉人如溫太真桓元子宋武帝之類皆好六博樗蒱唐名相如房玄齡姚元之之類微時亦皆為之韓昌黎以道學文章自任尤所篤好其所著畫記云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與余彈棊幸勝之是也張籍

與吕黎書云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説使人陳之前以為歡此有累於盛徳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在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時日不識其然頋絶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吕黎報書止言駁雜而不及博塞盖亦有所諱也

用脩謂苴字有十四音景盧謂委蛇有十二變俱可稱引證之博矣

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一兩一

疋也然則一端不可以言一疋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為束帛亦非也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然後帶縁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國中皆餓死以理言之當是靈王也然謂宮中多餓死則近楚王之好細腰謂女子也其臣何故三飯

隋書許智藏傳秦王俊有疾上馳召智藏治之王夢其

亡妃崔氏泣曰本来相迎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即發癎不可救也俊果數日而薨及考秦王俊傳俊頗好内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由是遇疾徵還京師明年薨妃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絶賜死於家然則夢中故妃崔氏何人也其自相矛盾如此

魏志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存至馮熈

與常伯存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按漢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棠谿典等正定六經文字邕自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魏武定四年移鄴都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半然則馮熙常伯存所損十之二三而墮水者又三四也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為單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皆沒存者破作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洛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不果大業之

亂多為柱礎貞觀初魏徵始鳩集之十不一存然傳拓之本猶在趙綽云唐造防秋館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又宋初於唐御史府掘得十一餘石黄黄伯思見尚書二百三十六字董逌見論語第一及第十四一石二百七十字十八至二十一石三百五十七字趙明誠有千餘字謂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乃魏時所建不可知然前輩所記關中藩司尚有數石而余嚴訪之俱無蹤跡豈其存者亦為柱礎之類耶為一慨而書

之

今世稱三蘇曰老泉東坡潁濵石林燕語則云蘇子瞻謫黄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子由自嶺外歸許下號潁濵遺老亦自為傳家有遺老齋葉夢得之言恐自有據

唐有四元崔延翰又為制科首也宋三元則王丞相曾楊學士寘馮樞使京金孟學士宗獻元王憲僉宗哲明

商少保輅若歐陽少師脩則本州及太學禮部試稱三元而廷試在第五非真三元也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一